

移工在臺灣的文學社團活動 集體勞動，集體創作：

多數臺灣人對移工文學的認識，建立在「移民工文學獎」、「外勞詩文比賽」等民間與政府所舉辦的文學競賽。事實上，東南亞移工在臺灣已經有長達近20年的文學結社活動，若要認識移工文學，從這些文學社團的活動特色看起，或許會有不同的想法。

文·圖——宋家瑜 研究典藏組

「你們這邊上學什麼時候？」印尼文學社團FLP（印尼筆社）社長Justto Lasoo突然問我。大概從早上8點到5點吧，我回答。「但是我們那邊沒有喔，我們上到1點就下課了，就在家裡自己看書。」說著他順手從背包撈出一本印尼的多國短篇小說集。從豐原坐區間車到臺北的路上，Justto已經翻閱一半，指著書封，他靦腆地說：「這是high class啊。那個，我自己寫的書要出版了。」那是2015年冬天，Justto自費出版的小說進入印刷階段，彼時兩人都沒想到，半年後Justto會成為第三屆「移民工文學獎」首獎得主，接受許多臺灣媒體訪問、受邀前往全臺各地分享創作經驗。

每每想起兩年前那次談話，我總認為Justto得獎和隨之而來的媒體光環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幸運，一直以來維持閱讀習慣、參與文學社團活動的經驗，才是他十年磨一劍的寫作能量被臺灣評審看見的原因。

多數臺灣人對移工文學的認識，建立在「移民工文學獎」、「外勞詩文比賽」等民間與政府所舉辦的文學競賽，但無論是得獎作品的特色、還是每年大量來稿的現象，都只是移工在臺灣的文學表現其中一個面向。事實上，東南亞移工在臺灣已經有長達近20年的文學結社活動，若要認識移工文學，從這些文學社團的活動特色看起，或許會有不同的想法。

臺灣的移工文學社團

移工在臺成立的社團屬性非常多元，一人同時加入多個組織是常態，網絡較龐大的社團，還會連結在香港、南韓、馬來西亞的移工一同運作。臺灣常見的移工社團包括中小型宗教性社團、募款回鄉籌建孤兒

院的同鄉會等，這些團體除了讓移工在異鄉找到心靈慰藉、增進社會意識，積極的社團參與也能讓他們在社群網絡裡尋找不一樣的社會位置。

在臺灣，和Justto一樣喜愛閱讀與書寫的移工並不少見，這群人裡有些必須24小時待在雇主家中照顧阿公阿嬤，有些則在工廠從事日夜顛倒的勞力工作，他們遍布臺灣城鄉各行各業，由於工作地點不同、難有休假等原因，多半透過手機聯繫週末聚會的方式，在文學社團活動中相互切磋彼此的文學創作技巧。

大型的移工文學社團多為國際性的組織，更多的則是即興結社。例如現在已經停止運作的菲律賓詩社Liberty Poetic Ladies（女詩解放組織），成立機緣是來自社長Roselen有一次參加臺灣的Tagalog廣播節目，Call-in讀了幾首自己的詩，內容跟身為女性的生命經驗有關，吸引許多女性聽眾與她聯絡，後來就組成詩社，成員全部為菲籍女性移工，核心成員約30人，常以兩性議題寫詩。

歷年來像Liberty Poetic Ladies的移工文學社團在臺灣成立不少，但創立頻繁的現象也意味著長久維持的不易，許多組織發展幾年後皆面臨核心成員歸國而解散，或因幹部不斷更新導致團體始終在組織工作的過程。

目前確切得知臺灣尚在運作的文學社團僅有菲律賓移工詩社SMI及印尼移工文學社團FLP、KPK，由於皆為國際性組織，在許多國家設有分社，組織基礎穩固，並且有系統地請國內作家學者授課，許多成員除了在母國發表文學作品，也在移民工文學獎、外勞詩文比賽屢屢獲獎。

菲律賓國際詩人協會（SMI）



說到最早在臺灣從事文學活動的移工社團，可以從1999年成立分社的菲律賓國際詩人協會

SMI（Samahang Makata International, Taiwan Chapter）談起。SMI是國際性的詩社，因為菲律賓勞動人口外移的關係，在臺灣、香港、新加坡、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黎巴嫩、美國、加拿大、希臘、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等國皆設有分會。

臺灣分會會長Jun M. Sanchez原是桃園電子廠的廠工，因為太太有臺灣國籍可以長期留在臺灣，社團得以突破移工組織因成員流動性高而瓦解的問題，長久穩定地維持下去。SMI臺灣分會創辦迄今有550位會員分布全臺，但其中許多人因周末仍須工作，只有約70位會員定期參加活動。社團創作的詩多以英語及菲律賓國語Tagalog寫成，參加者每個月都要依據訂出的主題寫出詩作，這些作品會定期在一些專屬菲籍移工的期刊或雜誌上刊登。每個月的第三個主日彌撒後，活躍的社員會聚集在有「小菲律賓之稱」的「Chung Shan」臺北市中山北路、聖克里斯多福教堂旁邊的公園，朗讀自己的詩作，討論協會當年度的重要活動或與同伴分享生活點滴。

SMI多數成員包括社長Jun本人在菲律賓都沒有寫詩的經驗，是來到臺灣後因為生活的低潮、在異地孤立無援，才激發他們集結創作，這似乎暗示了移工對文學創作的渴望不單是為了印證自我存在的意義，臺灣社會對移工的態度也是促使創作者書寫的重要原因。

印尼筆社 (FLP)

2007年臺灣的印尼移工人數逐漸多於菲律賓移工，成為臺灣最大的移工輸入國；2011年2月，印尼筆社FLP (Forum Lingkar Pena) 臺灣分社正式成立。FLP是1997年由印尼知名作家Helvy Tiana Rosa在雅加達成立的文學組織，隨著印尼勞動力的全球化，FLP開始在世界各地設置分社，至今已擁有超過兩萬名會員，除了開設線上寫作課程，亦常態性舉辦文學競賽、出版全球印尼寫作者的創作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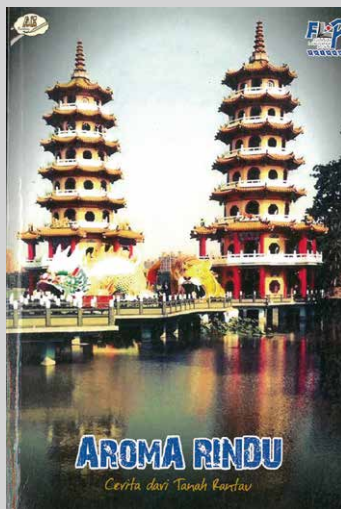
Forum在印尼文是「論壇」的意思，平時社員在FLP的facebook社團頁面互相閱讀和點評彼此作品是社團運作的常態，沒有租借實體場地上課或開會。這和菲律賓國際詩人協會SMI的活動模式有很大差異，SMI的S—Samahang——是Tagalog語中「組織」的意思，活動方式還是偏向傳統集會結社的概念，每個月要集體聚會朗讀詩作。對照SMI在臺北的菲律賓生活圈中山北路定點聚會的模式，FLP在城市裡沒有特定活動的空間，卻體現了當代移工社團盛行的空中社群 (on air community) 交流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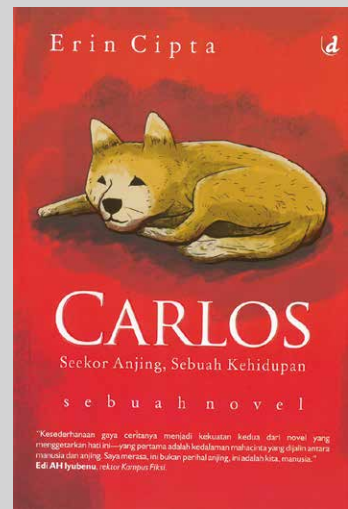
FLP臺灣分社最初並非由印尼移工發起，而是由印尼留學生與移工共同籌辦，首屆會長為印尼留學生Tina Yanesh。2014年，印尼移工Justo Lasoo接任會長，Justo在臺中從事焊接工作，也是在臺印尼母語雜誌 *IndosuarA* 的記者，他曾在訪談表示「為抗爭而寫，為寫而抗爭」是其立社宗旨，由此不難發現移工文學在FLP的理念看來也是一種為群體發聲的管道。

加入FLP臺灣分社必須繳交自傳及入會費新臺幣100元，社長會集結幾名組長收集閱讀資料，安排社員定期閱讀極短篇小說、散文、新詩和班頓¹等不同文體的作品，透過線上課程增進社員的文學寫作能力，並邀請印尼知名的作家在社團評比大家的文章、更正標點符號的寫作錯誤，連續六個月沒有上傳作品至社團，社長就會要求該員退出。核心幹部每個月會訂定不同主題讓成員寫作，例如「baby」、「missing people」，質量好的作品會由社長推薦給印尼母語雜誌 *IndosuarA* 刊登，增加社員作品的曝光機會。

若沒有參與每個月的寫作練習，FLP臺灣分社內部也會舉辦文學競賽，目前已經出版三本得獎作品集，2015年出版的Aroma Rindu《想念的味



左／FLP第三本得獎作品集《想念的味》。(出版者：Forum Lingkar Pena Taiwan)
右／FLP社員Erin Cipta自費出版的小說集。



1. 班頓 (pantun) 源自傳統印尼文學的民間口語文學，常見為四行pantun，格律是隔行押尾韻ABAB或每行押尾韻AAAA，前兩句通常是寫景，後兩句才是作者真正要表達的寓意。

道》為第三本作品集，收錄18位在臺移工的小說創作。

作品產量高的成員，會自費出版作品，這也是印尼文學場域特殊的現象，通常這些作品會透過社群或線上方式販售。曾獲第一、二屆移民工文學獎的Erin Cipta便將得獎作品與其他創作收錄在自己的小說集，書名和書封的靈感源自她在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獲獎的小說〈業豐與Carlos的故事〉。

印尼文學社團KPK (作家創作社群)

另一個在臺發展時間較短的印尼寫作社團為KPK (Komunitas Penulis Kreatif, 作家創作社群)。KPK總部在印尼萬隆，臺灣分社於2015年5月在臺中公園舉辦成立大會，是繼香港、日本、馬來西亞、南韓之後成立的海外分社，現任社長Tari Shasa平時在彰化從事看護工作，也是在臺印尼母語雜誌TIMedia的記者，曾獲得第三屆移民工文學獎優勝。

臺灣分社一開始只有4名社員，她們透過facebook號召其他印尼移工加入，成員滿30人後開始和KPK萬隆總部申請線上課程的事宜，並且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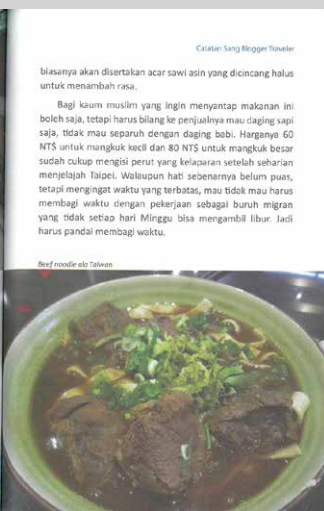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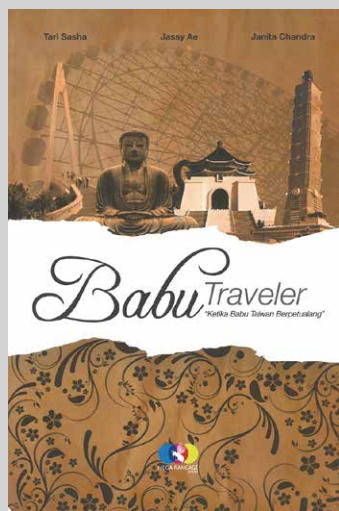
請出版詩集的作家教導社員創作。KPK的facebook社團頁面有許多關於詩創作的教學文檔，可以看出運作方式和FLP很像，是配合多數成員多數無法參與實體課程的情況而設計的。

目前KPK臺灣分社約兩百多人，許多社員和FLP社員互有重疊。儘管成立時間比FLP短，但不少KPK成員會在facebook個人照放上社團標誌和標語“Right! I'm a writer”，顯示寫作身分對移工而言是另一種自我實踐的肯定。

社長Tari在2015年和其他兩位移工自費出版散文遊記*Babu Traveler*，Babu是印尼文「女傭」的意思，這本圖文並茂的《女傭旅行者》在印尼移工圈子很受歡迎，許多讀者會跟著三位作者的腳步走訪臺灣各地名勝、品嚐美食小吃。

印尼閱讀推廣組織TBM (社區圖書館)

比較特別的例子是印尼閱讀推廣組織「TBM Rumah Ilmu Taiwan」(知識之家)，TBM是印尼文Taman Bacaan Masyarakat的縮寫，直譯為「社區圖書館」。這是來自雅加達的移工進修學校BHAkti



在移工圈很受歡迎的《女傭旅行者》。文圖並茂的內容，介紹臺北五分埔和牛肉麵。(出版者：Tari Shasa、Jassy Ae、Janita Chandra)

JAYA INDONESIA (CLC) 底下的計畫之一，2013年開始在基隆設置第一個行動書櫃，雖然沒有像一般文學社團有定期發表作品和安排寫作課程的活動，但每週日會在臺灣各地擺設行動書攤，提供移工閱讀母語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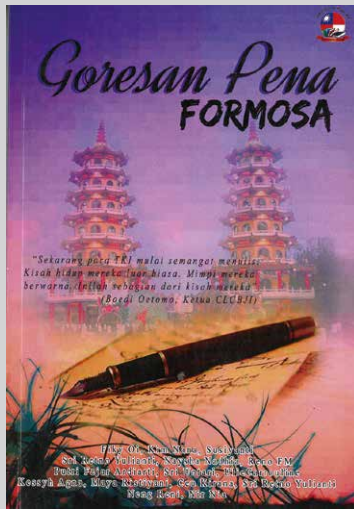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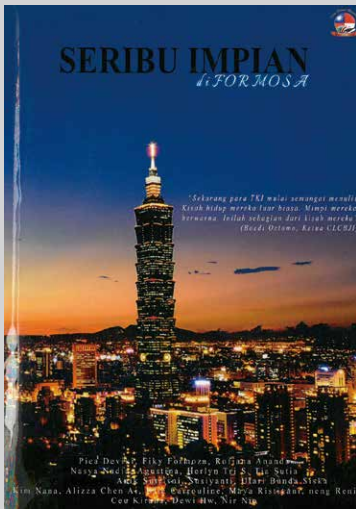
TBM也會為團體裡的移工學生出版個人故事的合集，鼓勵印尼移工記錄在臺灣工作的生命經驗，2016年出版*Seribu impian di Formosa*《福爾摩沙一千個願望》和*Goresan Pena Formosa*《用筆劃劃福爾摩沙》兩本故事合集，書封分別為101大樓和龍虎塔，都是移工印象深刻的臺灣地標。對於想嘗試創作的移工而言，TBM是另一個可以接觸文學的環境。

在公共空間擺設書攤的TBM也是與臺灣民眾最近的文學團體，臺中的TBM設在火車站前的東協廣場和「1095文史工作室」合作提供書籍；臺南的TBM設在臺南公園，每月第二個禮拜日和「Nan-Nan南南」一同擺設書攤。分布全臺的TBM，讓北、中、南的印尼移工都有機會讀到母



臺南TBM和「Nan-Nan南南」一起在臺南公園擺書攤。（攝影／粘力元）

語書籍，也讓更多臺灣人認識移工文學。下次若週末走訪火車站周圍的公共空間，不妨留意看看是否有擺滿東南亞書籍的攤位，以及專心閱讀的移工，主動試著和移工朋友聊聊臺灣、聊聊文學，相信會有很特別的收穫。☒



TBM學生故事合集，左為《福爾摩沙一千個願望》，右為《用筆劃劃福爾摩沙》。（出版者：TBM Rumah Ilmu Taiwan）